文坛观察 WENTANGUANCHA

网络小说海外“走红”的启示

□桫 椤

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携带跨文化传播基因，借助互联网优势，从国内走向国际，得到全球读者的关注。自2010年开始，网络文学就已经迈出了海外传播的步伐；2011年，晋江文学城签订第一份越南文版权合同，言情网络小说开始大量走出国门，南派三叔《盗墓笔记》多个版本的英文译作也开始在亚马逊网站销售；2016年底，起点中文网与美国WUXIAWORLD网站签署协议，授权翻译出版网络小说。自2014年起这家美国网站就开始翻译中国网络小说，但并未得到授权，与起点中文网的合作使网络小说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创造了新的海外传播模式；2017年，起点国际正式上线，“标志着网络文学海外传播进入产业业态输出阶段”。

从网络文学的发展史来看，网络文学最早是留学北美的中国学生从海外创作，然后进入中国大陆，并迅速在当时低迷的中国大众文化市场取得了“攻城掠地”的效果。台湾地区由于互联网发展较早，早期也兴起了被称之为“网路文学”的互联网写作，但后来大陆的网络文学发展远超台湾地区。经过作者、读者和网站二十年的淬火锤炼之后，如今网络文学再返回海外时已“脱胎换骨”，形成了独特的文本形态和价值特性。目前包括影视、游戏、动漫等IP衍生文化产品的传播，也包括网络文学原创和翻译文本在海外的传播，在整个文化产业输出中占有较大份额，这既是网络文学本身的价值体现，同时也提振了民族文化自信。

网络小说在海外“走红”并非偶然，其背后有诸多原因。首先，这是大众文化流行风潮席卷全球的必然结果。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特别是基于数字媒介基础上的“地球村”的形成，使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艺作品加速在全世界流通，而网络文学贴近普通大众情感，更易于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接受。其次，资本的逐利性也驱动网络小说走向海外。网络小说除了作为综合IP被转化为其他文艺形态，不同语言文本之间的转译也是重要的增值方式；加之数字媒介成本低廉，传播迅速，获取方便快捷，与那些需要依靠物理载体存在的传统文本相比，网络文学具有难以匹敌的优势。第三，被译介到非华语圈的网络小说的确是浩瀚网文中的优秀之作，它们的人物和故事能够吸引不同语言背景下的读者，表达了人类普遍的心理和价值观念，像《盘龙》《天道图书馆》等玄幻作品，其雄奇的想象力能够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读者提供阅读快感，满足它们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期待。第四，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作品深受欢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网络文学“走红”实际上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组成部分。

网络文学在世界范围“走红”，彰显了此类文学形态表现出来的创新性力量，但这一现象也带给我们另外的启示。

一方面，相对于国内繁盛的网络文学创作现场和海量的作品，如今海外传播尽管势头迅猛，但当下的影响力仍然有限，与我们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成正比，亟须拓宽新路和健全机制。尽管像WUXIA-WORLD这样翻译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站已有上百家，但翻译作品的种类和数量并不多；虽然起点国际的海外拓展已经有了初步进展，但整个网络文学界还尚未形成有效的文本输出机制。同时，由于缺乏成熟的版权输出和保护机制，“各自为战”的方式也导致网络文学版权的海外保护存在诸多困难，大量网络小说原创作品版权在海外传播过程中遭到侵权，比如目前在一些知名商业App里，就有不少网络小说作品可以免费下载。

另一方面，从文学角度看，翻译过程会遮蔽网络小说原作中的缺陷。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语言的再创造，译者选择网络小说的标准常常是故事，作品具有的修辞、叙事等文本上的特色，在翻译过程中往往被忽略。同时，一些网络小说中存在着叙述情绪化、随意化、即兴化和语言粗俗、结构松散僵化、内容注水等问题，但这些缺陷在翻译过程中会被修正或忽略。此外，网络小说约定俗成的特有写法与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不容易被没有汉语文化基础的读者理解。比如，一些小说经过架空和穿越等技法重构之后，所依据或反映出来的知识发生变形，失真、失准，如果对网络小说和中华传统文化没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一些网络小说本身的内容、主题和价值观念就存在问题，翻译之后可能会在海外传播中给读者造成误解。

因此，我们不应该将一部作品在海外的“走红”与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对等起来，从而丧失网络小说在本土传播中的高质量追求。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带来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网络文学在海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是文学界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成果。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尽管以技术和商业为前提，但文学要素仍然是决定性因素，要想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站稳脚跟，长盛不衰，真正承载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需要网络作家不断增强精品和经典意识，提升创作水平和作品的价值内涵，使之成为美感和快感兼具的精品佳作。

乡村大地的回声

——评贾兴安《风中的旗帜》

□李建周

和在书房眺望现实的作家不同，贾兴安长期扎根基层，熟悉当下农村生活，对于基层民众的真实状态如数家珍。这种紧贴生活的创作方式连接着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他的长篇小说《风中的旗帜》（花山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就有这种接地气的现实感。紧张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伴随快速的叙述节奏，使广阔大地上的生活场景跃然纸上，给人带来明显的阅读快感。

小说全景式展现了基层民众的生存状况，让人看到“乡下人”的艰难和脱贫攻坚的重要性。作品聚焦于皇迷乡党委书记王金亮，既展示了他“以农民为中心”所面对的种种压力和艰难，也呈现了他大刀阔斧处理各种棘手问题的勇气和担当。虽然贾兴安在后记中声称王金亮并非有真实原型，只是寄托自己理想和情怀的人物，但是这个理想化人物却撑起了整部小说。诚然王金亮的事迹并非生活的真实，但是他的生存处境却是基层干部的真实写照。围绕在主人公身边层出不穷的问题和事件，正是当下农村改革进程的历史缩影。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王金亮身上凝聚着当代文学传统的很多影子。他有明确的理性主义信念，在现实中又有着极强的行动力。他抓住“溶洞开发”和“狐子沟抱香谷”两大项目，大力推进乡村建设。面对各种障碍和阻力，他认为“活着要的是一种气节”，坚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直面困难、敢于斗争。在分宅基地现场面对趁机捣乱的二黑，冲口说出“要想动手，你仨都不是我的个儿”的话，其行为做派、言语声势有《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影子。危急时刻，和县委书记齐向明的对话，让人看到这面“风中的旗帜”在大风大浪中的韧性和果敢。而对待普通老百姓，王金亮坚持“靠理而不是靠压”，和基层民众一直维系着一种血肉深情。面对被迫害的“疯女人”裴凤莉“像尖刀一样朝自己的眸子里剜来”的眼睛，他慷慨仗义，不但决心为她申冤，并当场认了干女儿。面对为了给爹治病而替村支书顶罪的赵新春，则好言安慰，出钱照顾，逐步打开其心结。这个在农民眼里“比老天爷都厉害”的书记，对基层民众有着深广的体谅和同情。

当下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和王金亮式的英雄人物的解决方法之间也存在一些错位。王金亮上任伊始，种种问题扑面而来，他干净利索处理蝎子沟村多年积存的宅基地问题。行事作风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新星》中的李向南。他嘲笑那些坐在屋里靠拍脑袋想主意的官员，脚踏实地一件件去解决各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上形成了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模式。一面是深藏不露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岐，官商勾结的企业家黄长江，利用裙带关系制造冤假错案的赵志豪，仗着家族势力打砸村委会的申怀亮等人；另一面是帮助“寡妇”冯巧巧找工作被处分的乡党委副书记马春浩，被村民诬陷耍流氓的扶贫干部刘尽忠，拿自己的钱为村里跑事被纪委调查的村支书徐庆全等人。

两军对阵的叙述模式使得小说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显得有些简单，一些深层内涵被一个个紧张刺激的故事弱化，作家很难有更多精力去处理承载力更大的深层文化命题。比如，小说开头抛出的“三十张条子”的线索蕴含的叙事能量并没有被完全释放，笑里藏刀的村支书周大鹏等人物形象的丰富内涵也没有被全部展现。

当然，小说精彩的情节构架已经呈现出当下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从中既可以看到底层民众存在的心理上的痼疾，也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问题。普通民众遇到无法解决的冤屈，仍然习惯性采用下跪、拦车、上访告状等方式去解决。基层干部也必须面对自己无法解决的文化心理问题。比如，扶贫攻坚要解决的却是娶媳妇索要“彩礼”的困境。喝农药的村民田成堂，为儿子举债娶媳妇花去八十多万元。当他以喝农药的方式追问“天理何在”的时候，让人看到的是整个乡村文化心理上存在的痼疾。这种社会文化结构使得现代治理体系的实施存在诸多困难。它的复杂性是简单套用任何理论都解决不了的。作家贾兴安也曾感叹“乡镇党委书记相当于一个董事长”。整个文化景观杂糅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种元素。火热的现实生活是最容易出故事的，但是从艺术层面看想要取得重大突破却是非常艰难的。

正是这种文化结构和深层心理的存在，当代乡村书写如何继续成为一个历史难题。如何有效处理这一命题，是对作家整个世界观、价值观和艺术观的考验。值得注意的是，贾兴安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让人看到了古典小说世情传统的某些因子。比如，小说中无论好人还是坏人，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尽管遇到一系列矛盾问题，却都在共享着一个纠缠着亲情、友情、爱情的人情世故。对这一世情社会景观的深入描摹，或许会在未来的写作中提升乡村小说的艺术承载力。

不著一字 尽得风流

——谈纪录片《同心战“疫”》主题歌

□童汝劳

大型纪录片《同心战“疫”》讲述了亿万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故事，全景式展现了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全片共分《令出如山》《生死阻击》《坚强防线》《众志成城》《命运与共》《人民至上》六集，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抗疫斗争中的指挥方略、决策过程，展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白衣勇士逆行出征等英雄事迹，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展现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团结抗疫、命运与共的患难真情。

该片主题歌《风雨无阻》，由安均作词，丁乔作曲，韩磊演唱。整首歌曲没有一句具体描写新冠肺炎疫情、抗疫斗争的歌词，而是采用象征手法表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人和事，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如歌词的第一段“风也有，雨也有，风雨之中昂起头。风也有，雨也有，风雨无阻向前走”，既形象又有意境。常言道：“经风雨，见世面。”“风雨”常常是指人世间的坎坷、磨难或挑战。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强调，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因此，主题歌中的“风雨”，就喻指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带来的灾难。“风雨之中昂起头”则喻指，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我们的党和政府果断决策，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决心，带领全国人民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这不正是对“风雨之中昂起头”最好的诠释吗？“风雨无阻向前走”的喻义更明显，是说中国人民在这场抗疫战斗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风险，哪怕要牺牲自己的生命，都不能阻挡我们抗击疫情前进的步伐。

第二段中，“几千年的脚步，从未停留，历史的接力手牵手。泰山昆仑冲霄汉，长江黄河江河流”。短短两句话，却寓意着我们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发展前进的步伐却一刻也没有停歇。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这大概就是“几千年的脚步”和“历史的接力”所喻指的意境。“泰山昆仑冲霄汉”赞美在抗疫斗争中，逆行出征、舍生忘死，以生命挽救生命的白衣天使，以及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英雄群体和个人，他们的崇高精神就像泰山昆仑那样，顶天立地、气冲云天。“长江黄河江河流”明显地喻指，中国人民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生死斗争中铸就的抗疫精神——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就像长江、黄河那样万古长流，永载史册。

第三段歌词“磨难中写不朽，奋斗中显风流。阳光普照我们的大地，新的荣光将永恒铸就”，是歌曲的重点，内涵更加深刻，概括性更强，其审美意象带给人们的联想和想象空间更为广阔。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这背后，是贴合中国制度特征、发挥治理效能的抗疫部署。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民为本”的思想，面对汹汹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奋斗中显风流”的形象性指向性更加清晰，赞颂的是抗击疫情过程中涌现出的诸多英雄人物。这正应了毛泽东诗词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新的荣光将永恒铸就”则表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伟大祖国将继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综上所述，《风雨无阻》是一首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身的佳作。它不但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高扬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和伟大的抗疫精神，还通过象征艺术手法，以单一表现繁复，以有限表现无限，从而带给人们更多联想和想象空间。

渗入成长与梦想中的光

□李 浩

在我的成长中，儿童时代的阅读所起的作用远比我以为的更多、更重，许多年后我依然能够感受那种影响的存在。儿童时期的阅读一直参与着对我的“塑造”，它在我体内的种子也伴随我的成长而长大。

在阅读由晓荪、景敏合著的动物童话故事集《“小鼻涕”和嘉妮的草原》（河北教育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之前，我没有想到作者会这样写，会在构建一个幻想的，有着大象、狮子、河马、犀牛生活的世界中充满妙趣地写下“童年的成长”，那么有生活的质感，和儿童的时下成长有着那样紧密而丰富的贴近。书中充满了有趣的、起伏的、耐人寻味的故事，它是伴随着孩子成长并且和孩子一起面对经历、经验和问题之书。为了建立阅读上的亲切感和拓展阅读上的想象力，作者把所有的孩子、父亲和母亲都幻想为“草原上的动物”，它们具有了那些动物的品质但同时也具有人的品质，譬如它们需要上学，会学唱儿歌，会有生日的聚会……这些具有“魔法”的幻想又是那样亲和，让孩子们和陪同成长的父亲母亲“感同身受”，联想起自己的生活与经历。

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在练习玩魔方，几乎人手一个，谁也不愿意成为“连这个也不会”的那个人；小象贝斯梦里坐飞机去了外国，“昨晚做了什么梦”便又获得了流行，做梦成为比赛、象征，自然谁也不想落后；小象嘉妮总想摆脱“幼稚”，她总是想做一个有意思的梦讲给大家听，为此她甚至吃下了“神奇药丸”；外号“小鼻涕”的小豹子习惯跳出来吓人，歌咏比赛中唱错了词儿；嘉妮、小犀牛和小河马终于拥有了神秘而严肃的“隐私”……这是一本趣味之书，里面充满了天真和让人欢笑的故事，充满了激发孩子们幻想的故事。“小说是个人想象的乐园。”米兰·昆德拉在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所做的演讲中说。在作者所建立起的“个人想象的乐园”中，每一个试图寻找欢乐和趣味的孩子都可以顺畅地进入并发现乐趣的所在。

文学中的教育必须是渗入的、间接的，就像把药裹在糖里，而儿童文学则更应是如此，它更要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针对儿童的兴趣……它的“教育”应当更为巧妙，更为隐秘，当然也更为丰富。比如在《孩子们的流行风》中写道，一种游戏或话题的兴起与终止，往往由哥哥级别的长毛、黑点儿和贝斯他们主导，那些弟弟妹妹级别的孩子有谁跟不上哥哥们的步伐，就会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哎呀，连这个都不会！”“哎呀，连这个都不知道！”这是他们每个人都不愿意听到的话，让他们脸红的话。它是事实的陈述但同时也暗暗地激起孩子们的上进心，谁也不想成为那个“连这个都不会”的孩子，阅读这本书的孩子更不想。比如《我不想当妈妈》中小象嘉妮“心事忡忡”地向妈妈哭诉：“在回家的路上，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象哥哥用鼻子碰了我的后背，他倒是没干别的什么……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的肚子就疼了。小宝宝跑进去啦，他还在肚子里扭来扭去呢。我怕呀，妈妈，我现在还不想当妈妈，我想上学。”这里有孩子们的探究欲望，这里有母亲需要的和可能的回答。这是教育的另一向度，包含着对孩子的启示和诸多让他们变得丰富起来的知识点，不过它们都像苹果或葡萄的香甜，和多汁的果肉粘在了一起。

这是一本成长之书，它能够伴随孩子们成长并和他们一起面对成长问题、一起回答成长问题。在书中，时下的孩子能够寻到自己的影子；而父母们，则可从这本成长之书中对应性地“照见”自己孩子的成长历程。豹子“小鼻涕”总爱吓别人，小象嘉妮在别人眼里有些“幼稚”，贪吃的狮子花胖一门心思全是吃，野猪哼哼所有的作业都让人忍俊不禁……作者笔下的孩子们有各自的弱点和缺点，也都有各自的善良与优点，和我们身边的孩子无限接近，有一种脱不开的粘滞，但美妙而独特的幻想又从另一方面给予了文学应有的补偿。孩子们可以从中发现自己，重新体味自己的成长，并让它滋养自己的成长。

书中没有一个生命曾遭遇漠视、鄙夷与抛弃，尽管他们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从始至终，我能体会到一种爱和悲悯的光的笼罩，它使每一处的文字都包含有温暖的存在。

时间经过2020年

——评弋舟《庚子故事集》

□林 颐

庚子年，是弋舟的本命年。多思，乃有所得，名为《庚子故事集》（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9月出版），包括《核桃树下金银花》《鼠辈》《人类的算法》《掩面时分》《羊群过境》五个故事。

五个故事都在结尾标明了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写于2019年7月，最近的一篇写于2020年5月，每次搁笔之时，弋舟会否吁口长气呢？一些时间被封存，另一些时间将开启。

评论家吴晓东说过，时间意识是现代小说的自觉意识，作家没有自己的时间感受和体验，想要成为卓越的小说家是不可能的。《庚子故事集》自始至终流动着弋舟的时间意识。

疫情改变了2020年的人际相处模式，口罩成了所有人不可离身的防护。《掩面时分》中戴上口罩的姜来显得很轻松，就像一半的不轻松被遮住了，在世界停顿下来的当口，那些悬而未决的往事也有了清理的机会。弋舟在接受访谈时曾说起自己写作的缘由：“诚恳其实是一个无能者对于自己的解放。”这句话可作《羊群过境》的注脚，在这个特定时段，众生如羔羊，那些久疏的情感也要依靠“诚恳”重新梳理，达成与家庭、与世界的和解。

《庚子故事集》有诚恳，经过审视的诚恳。作者若有所思，作品发人深省。

《人类的算法》写于2020年2月，这个故事与后面那两个具有庚子年时间特质的故事不同，它更多地沉浸于私人体验。人物被放置于沉湎回忆的私密场景，她逐渐明了，现代人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大数据”这样的技术手段缔造的，爱的契机，只是恰好推送的附近的“ID”。而真正的生活，同我们以为的现实差别如此之大，最终被公开和阐明的生活，就是文学所揭示的内容。

与时间紧密关联的是空间。五个故事都在结尾注明了写作地点：香都东岸。我猜想，这是弋舟的寓所，大约是一个中产阶级生活意味浓厚的城市社区。“城市”历来是现代小说的书写对象。弋舟写了《鼠辈》。在这篇小说的语境中，“鼠辈”并非用来骂人，它指向的是那些隐遁在迷宫一般的空间，无法追寻的人和事。小说一再引出历史学家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作为线索，暗示《鼠辈》想要表达的主题在于城市变动而消逝的过去。

较之对被讲述时间与空间的探索，并通过它对叙事人物亲历事件的探索，弋舟的小说创作更关注人物心理状态的描绘。《核桃树下金银花》的主角被设定为一个快递员，一个因为模糊地址四处无着的倒霉鬼。这部小说在时间上，可分作两半，前面是“遇见”，后面是“归返”。在后面部分，主角不再从事快递工作，成了家族企业的少东家，一个他自嘲的“公子哥儿”。某一天，他回到这个城市，寻找当初帮助他的姑娘，然而，时移世易，时间不会为谁停留。

听上去很像烂俗的言情套路，但它实际上是反套路的，是超越生活层面的心灵的飞升。《核桃树下金银花》以其出色的完成度而出类拔萃。偶然并置的人和时间的流动彼此共振，它们好像自动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主角离开之后，久久无法忘怀。他的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只有回来，才能重启。与此对应，“玉林街”或者每个城市可能都有的人民路、解放路等，“路”之前往往还被冠以东南西北或者一二三四，但凡缺少一个锚点，人们就会迷失在喧闹都市的荒凉之地。

假设这部小说是言情的，它所说的，也不是男女之情，而是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情。是被抛掷的、边缘化的、原子化的个体，与无法捉摸的、庞大的、虚化的集体力量的抗衡。所以是新手快递员，他要穿越陌生的疆域。我甚至认为，那个姑娘，只是他臆想的、分裂的一个人格，他需要以她建构起另一种现实的真实，寻找那个丢失的自己。

在时间洪流的孤岛上，他在写作，在城市空间的缝隙里，他们在流离。在顿悟的时刻，我们是否能以超越时空的静思展开对2020年的这场阅读呢？